

被磕疼的心

戴萦袅 著

作家出版社



被
磕
疼
的
心

戴萦袅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磕疼的心/戴紫袅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063 - 4208 - 7

I. 被… II. 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9117 号

被磕疼的心

作者: 戴紫袅

责任编辑: 王淑丽

封面设计: 李 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 net. cn

http://www. zuojia. net. cn

印刷: 清华大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 × 198

字数: 240 千

印张: 9.5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208 - 7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九月初的一个可爱的清晨，羽翼渐丰的小鸽子们仍在巢中打盹，桑实学校的校草王雁之就已悄悄起身了。

路过父母和堂兄的房间，他便踮起脚以免惊醒仍在熟睡的父母及堂兄，他轻轻地漱洗、锻炼、冲浴、穿衣、叠被。

一切就绪，他拎起书包走下楼梯，想去厨房准备早餐，谁知竟在餐厅中遇见坐着翻阅杂志的堂兄。

“哥！”王雁之诧异地轻声一唤。

“哦，雁之呵，起得这么早，急着要去见谁呢？”清逸挺拔的王芸之起身笑笑说，轻轻拍了拍雁之的肩膀。

“新上任的学生会主席要每个部的负责人写一份新学年计划，今天要交的——我想早儿点去再审核一遍。”雁之边说边将堂兄准备好的三明治装入餐盒，塞进书包中，随后又到鞋柜中取鞋，竟发现自己那双adidas的经典款沾满了泥。心想钟点工怎么懒得连鞋也不擦了，只好皱皱眉找出布擦拭着。

“雁之还真是勤勉呀——我最近就比较颓废了。”王芸之皱皱他那由浓墨勾出来似的剑眉，开始在房间中踱来踱去，“越是离毕业近了，人就越是颓废，唉，到时还要论文答辩，很棘手的……搞得我天一亮就

睡不着了——咦，对了，雁之是射手座的吧？”芸之见堂弟已整装待发了，急急忙忙在连珠炮后又加上一句。

“是啊。”雁之答应着，将手伸向门把手。

“喂，雁之，别走呀，让我查一下你今天的运程。”芸之飞速翻着新一期的《星座纸莎草》，不时瞟一眼堂弟，看他还在不在。“哈，上面说射手座的男生今天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偶遇……如此艳福真是令人好生羡慕呢。”

“怪不得我今天一大早就与你这家伙遇上了呢。”雁之微微一笑，开了门。

“你等一下啊，杂志上说的是你将会与一位久违的魅力女生发生奇妙碰撞。”芸之调皮地眨眨眼，“想想那种感觉，啊……阳光……沙滩……棕榈树……穿bikini的漂亮美眉对你妩媚地微笑……”

雁之正在穿运动鞋，听了便轻描淡写地“哦”了一声，又说：“搞不好对方会是那学生会副主席哎。”

“噢？”芸之停止幻想，眼中涌出了贪婪的好奇，“真是如杂志上所说的靓女吗？这几年倒是常听说什么美女经理、美女CEO的，不过美女学生会主席倒是初次耳闻呢——很令人期待喔！”

“哪里，”雁之急忙摆摆手，边说边跨出了门，“虽说好像号称是这几年来最有魅力的女主席，但我倒觉得她简直就和汤加的女人一样胖！——总不见得会和她有什么飞来横缘吧，再说她如果一下子飞来，我准会被她压死的。”

“哈哈，那你就只好扛着点儿啦，老弟。”王芸之仍是继续笑着与爱弟挥手作别，“总之别忘了回家后把你的风中奇缘——招来哦！”

身为校草的王雁之常年会“遭受”一大群女生含情脉脉的注视，但

他从不在心中为此类小事匀出一席之地；虽说他自初二起便与多名女生较正式地交往过，可始终认为那位牵着与自己那根有交点的命运线的女孩尚未现身，至少还未到真正凸显的时机，因而那一个个可爱的身影抑或一双双含情的美目也仅如过眼烟云般。对于堂兄所说的与某个女孩的所谓“偶遇”，王雁之通常更为轻描淡写——大家本来都是“同窗共读”，经常相见本是理所当然之事，若是与同班的女生见面，恐怕连“偶遇”也谈不上呢。

不过，推车往外走去时，他倒对堂兄表现出的对“偶遇”如此关注及好奇萌发了些许兴趣，特别是他那种光闪闪要攫取的目光，简直如同红眼的野兽在黑黢黢的洞中向外窥视一般。雁之不觉微微一笑——这是一种神秘而特别的微笑，不将含义刻在玉牌般的齿上，也不将其夹在柔嫩淡红的唇上的一道道细细的沟壑间，更不将其如彩带般挂在稍稍翘起的嘴角线条柔美的枝丫上。这种含义像薄雾，像轻纱，笼着整张脸儿，赋予其一层朦胧但极有感染力的色彩，像空气中的水分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明朗秀丽的自然风景区。雁之便带着这种精妙的微笑出了花园的门，又将夹杂着花园中月季幽香的一股小风迎了进来，风儿如鸟般在门廊前转了几圈，却迟迟不进来，仿佛对站在门口目送堂弟的芸之有些认生，又打着转儿飞走了，只留下一小片珠灰色的纤毛，慢慢朝着芸之俯冲下来。

芸之便伸出手，让它在他手心里安全着陆了。他想起自己当年就读于桑实中学的那种关于鸟类羽毛的传说，又端详了一下手中那柔软的小东西，高兴地大叫一声：“鸽子毛！太好了，是大吉兆哎，我的论文一定能顺利完成了！”

对面人家花园中的小狗被芸之的大喊从梦中拽了出来，不解地吠了

被磕疼的心

几声，其中又夹杂着几分不满还有几分对梦中肉骨世界的依依不舍。立刻便有一个与王雁之年龄相仿的女孩打开门，走到狗屋前，“‘小畜’，轻点儿，我在打电话呢。”她拍拍那毛蓬蓬的小生灵，温和地说，随即又继续用手机与同学聊天，“新一期的《星座纸莎草》我今天带来，可不，上面还有很多劲爆的心理测试呢。对了，晓燕姐，别忘了上学路上替我捎两只木瓜蛋挞——这次摸底考我考得不错，要犒劳自己一下嘛……”女孩踩着鹿皮拖鞋又走进了那幢房子，小狗也摇摇尾巴随主人一同进去了，不时在偷偷啃一下主人的拖鞋后暗羡地摇摇尾巴。

雁之家对门的女孩，芳名熊晓科，她刚与“闺中密友”彭晓燕挂完电话便发现手机中又多了几条新信息。一条是好友艾美发来的，叮咛她不要忘了带《星座纸莎草》，又说自己今天也会带新一期的《Mina》来（反正班中女生们买杂志是早就有了分工的，每人通常负责买一至两本杂志，随后带到学校中互相传阅着，这样省钱又便利）。熊晓科读着好友的短信，微微笑着：她嘛，是很喜欢艾美的。艾美人如其名，不仅出落得容貌秀美，很有“玉树临风”的感觉，整个身子也总是有些软绵绵的，喜欢倚着或搭着别人，小鸟依人得要命。不过说来也怪，艾美的这种亲昵举动并不惹人厌烦，不像某些重量级女生那样大鸟压人，有她这么一位娉婷袅娜的少女倚在身旁还令人感到一种满足并由之而生一份强烈的责任心，立志尽己所能保护这么一位可爱的女孩。她说话也是柔声柔气的，很有绒毛绵密的小雪兔的味道。

不过熊晓科认为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在小雪兔的心中其实有一个炽热的火球，这火球在小兔体中四处滚动着，有时到了嘴边时还会迸出些小火花，不过溅在身上并不刺痛，倒是给人一种有些像吃了芥末花生的感觉，一开始麻麻的、辣辣的，但整个儿嚼碎顺着食道滑下去

后，却能深深感受到一种难以抗拒及妙不可言的爽心爽肺。与艾美较为熟悉的人也都逐渐体味到了这种感觉，并渐渐地开始接受和欣赏这种感觉。

不少男生都说艾美很特别，因而欣赏进而“爱慕”她，可是这种特别的感觉难以名状。一个平素挺少贫嘴并以憨厚男生形象示人的罗冒，在被熊晓科问及对艾美的印象时居然一鸣惊人地以八字囊括：“貌美如花，热情似火。”令大家着实大笑了一番。艾美本人更是大为厥倒，竟不慎跌坐在了地上，引得众女孩男孩伸手去挽，造成巨大轰动。——事后许多校内消息灵通的人士还在校园网上评论此事呢，有不少认为此乃玉女的一大丑闻，但也有许多男生因此对当时默默无闻的罗冒一句石破天惊的评语产生浓厚兴趣。总之，男生罗冒也凭着这句话说出了名，逐步为人所关注，特别是被校刊那帮狗仔盯上啦。

按往常，貌似小鸟依人的艾美的短信一般措词激烈，风格泼辣，很少有人会自然地将这些短信和发信者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一次，艾美的短信却一改以往的风格，比较接近她谈话的口吻了，不过这种“转型”显得有些过火了：短信中用了为数不少的“噢”“啊”“呀”这种标榜着“淑女专用”的语气词，反倒显得有点儿肉麻，失却了艾美平素温婉中夹带着的几分洒脱与豪爽。

这时，又来了几封新短信，有一封还是邻班的“灵感王子”崔云发来的。这崔云看来眉清目秀、文质彬彬而富有灵气，但发来的短信总是愣头愣脑、古里古怪的。比如午餐时分会突然发来一句“牧羊犬用英文怎么说的？”当时这还不能算太离谱，有一次他居然上课时发来一句“我胳膊酸，腿也酸，浑身上下都酸酸的哦。”

正是这条不速之短信使熊晓科的手机在上课时猛振起来，弄得大家

被磕疼的心

都疑神疑鬼地望着她，而那节课又是与熊晓科很不投合的英文教师黄邈的课。黄邈素来看不惯熊晓科（似乎是听说了熊晓科在背后称自己为“道貌黄”后），便大步走来，一把要将她的手机夺去。熊晓科见势不妙，正要立即关掉手机，可早被对方紧紧抓住，终是夺了过去看短信，还大声朗读了出来。末了，他又带着讥诮的神情对熊晓科评论道：“看不出你倒是挺有眼光的，慧眼相了一个另类的男生啊——这位先生可跟 Mr Bean 有得一拼。”惹得全班哈哈大笑。

为了这事，熊晓科便做了孔子和颜回必会大为不满的事，迁怒于崔云，不再回他的短信。但未料到他倒是挺百折不挠的，既然手机这路不通便开辟新的航线，夜夜猛挂电话到熊晓科的寝室去，没头没脑地找话题乱聊；有时实在找不到话题，竟还打开音响猛放古怪的流行乐（有一次还放了哈狗帮的歌呢，M&M的RAP是他的最爱），搅得一寝室的姐妹们难以安宁，纷纷劝熊晓科“舍生取义”，多为室友的利益着想一下。受了这招的熊晓科只得边滴汗边亮出白旗，再度成为崔云古怪短信的忠实读者。

不过，今天他一改常态，发来一条含金量较高的短信：“可否有雅兴再叙幽情？”倒是很暗合喜好追慕古人遗风的熊晓科的心思，她便饶有兴味地回信问他如何叙情。

崔云便用短信大叙其情，不过这些情既不“幽”，更非“雅”，似乎都是些家情而已，琐琐碎碎的，令熊晓科大失所望。末了，崔云还感慨地提及自己今天终于能骑车上学了。这崔云被冠名“灵感王子”，因为他每次考试即使不复习也能猜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择题；还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地称他“少东”，其父是富国商厦的拥有者，据说真的富可敌国哎，故而每日上下学总有豪华专车接送，如此说来他还是初出茅

庐的自行车骑手呢。

熊晓科便回他道：“小心点儿吧，不要撞了人，让警察叔叔把车扣下来了呢。”

崔云却答道：“呵呵，巴不得如此呢，最好能撞到美女，然后就送她到医院，趁机……对了，到时我有了新欢你可别吃醋哦！”

“哎哟，你可不要像《一件小事》里的那个车夫那样，只是撞倒一个老女人，吵嚷着要你照顾她的后半辈子哦——反正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许把我晾在一边。”

熊晓科和崔云就是这样，他们发短信的态度若在成年人来看会有点儿过于亲昵和随便。不过当今的男女生大都这样，喜欢用暧昧的口吻互发短信，仅是觉得这样比较有趣而已，不过是内部娱乐，而这种态度对于有特殊关系的崔云和熊晓科而言，又有了新的含义：两人的母亲本是中学时代的好友，现也保持固定联系，经常携子互访，因而两人早已相熟了。不过，很奇怪的是，两人见面时话很少，仅是略微寒暄几句便互相默不作声了，崔云还总是溜出去找熊晓科对门的死党王雁之聊天，把这位淑女孤孤单单地撇在一旁（终究是校草魅力难当，男女老少通吃啊）。但自从崔云有了熊晓科的手机号码后却一刻也未停过对她的短信轰炸，尽管崔云的短信总很唐突古怪，远不如他本人那么风度翩翩生动有趣；但熊晓科却乐得也与一男生保持一种神秘的关系，故而对他的短信也总要敷衍一番的，生怕若是对方觉得自己过于冷淡，草草结束了与自己的这种特殊交往，那肯定是会有点儿扫兴的。横竖崔云总是有很多女生乐于与其发短信的，帅气的“少东”在女生们心目中该是很有魅力的——至少对熊晓科的爱情观产生很大影响的言情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熊晓科班上的男生罗冒今天也起个大早。他母亲又在咕哝着父亲为

了让他进桑实中学，自己不得不屈尊去求下属的事，罗冒便不安起来。罗冒从初中起，每次上了考场便总会一败涂地，幸而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心态并坚信自己具备极大上升空间（“底子越差，潜力越大”嘛），故总能顽强地在屡战屡败的局面中屹立着。但说实话，打初中起，许多同学便认为罗冒无须为考试而奔波担忧，因为其父在教育界身任要职并乐于为儿子的前途铺路，罗冒初三时直升考的事儿就是这位大腕一手搞定的。

不过顺利地升入桑实学校高中部后，罗冒对于考试一事有些战战兢兢，虽因初中阶段经过无数次滑铁卢而如其所言“早已麻木了”，但他多少还怀有自尊和自信，立志要凭自己的实力轰开高校的大门，完成让“那帮人”（主要是素来有些看不起他的熊晓科啦）刮目相看的夙愿。

罗冒一分钟也不想多留，故而背上包雄赳赳地出了门，在小区门口等父亲的司机来送自己上学，未料竟看见熊晓科骑车从面前经过，便大声叫住她，问她家的司机今天怎么没来。

“小刘叔叔前天摔伤腿了，没法来，这段时间我只好自己上学了。”熊晓科停下车耐心地为前任同桌解释。

“嘿嘿。”罗冒坏笑着说，“熊姐姐何必御驾亲征呢，发个短信让你的短信情人崔云来接你不就成了嘛。”

熊晓科白了罗冒一眼说：“谁跟你阿罗一样天天剥削人民——我和阿崔现在都自食其力了，劝你也早日独立吧，小心天天被人侍奉着，成了‘阿罗’了！”

罗冒并不理会，依旧满口胡言：“哦，一起骑车上学，不错不错，开辟新的两人世界呢！”

熊晓科于是又慷慨地赏了他数个白眼，突然间却哈哈大笑起来：

“阿罗，你‘校门’没拉好哦！呵呵，大走光喽！”

罗冒慌忙一看，果然如此，忙转过身悄悄加以解决，再度面红耳赤地转过身来却发现熊晓科已扬长而去，将笑声溶解到空气里了。

而此时，我们初出茅庐的骑手崔云也正在通往学校的路上享受着自食其力之乐趣。

平时他总有专车接送，好容易前几天车子送他爸到外地的联营店去了，因而得以享受自己的单车处子航啦。

总是在昏暗的车厢中昏昏欲睡的自己居然也能亲身体味清晨街上的美景了，崔云不胜兴奋地想着，充满好奇地望望树梢上随风曼舞的叶儿或是迈着轻快步伐前进的某位粉衣女生。

他的车技并不怎么样，但他坚信不久自己就能成为飙车一族的光荣成员了。

快到校门口时，他意外地遇见了一名可爱的女孩，令他眼前一亮。她一身蓝装，也正骑着车翩然而至。

崔云呆呆地望着她，已经辨认出她是高一（3）班的班花、校草的前女友艾美了，他心里诧异自己怎么会如此有艳福，第一天自己上学就在校门口偶遇大美女了。正出神时，一部凯迪拉克轿车飞速驰来，崔云听见鸣笛，又见轿车逼近，一时阵脚大乱，只能乱蹬踏板，单车竟突然失控，猛地撞上了校门口的一棵大树，估计车龙头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少东”本人更是狼狈，被抛下了车，猛地抱住了大树，两脚腾空着，而车子竟失控冲进校门，把那里井井有条的秩序全都打乱了。

这种事在桑实学校多少年都不会发生一次，而校草王雁之正在这一刻骑车到校门口，看见死党崔云弃车上了树，不禁大笑起来，心想如果这就是芸之所说的“偶遇”那倒也独特。他双足蹬着车，双手松脱了车

被磕疼的心

把，拍了两下，想招呼崔云看过来；不料这一刻他的车却被另一个骑车人撞了一下，车身倾倒了下来，他翻身落马，仿佛对方也从车上倒了下来，他还感觉自己的额头还和对方的轻轻碰触了一下。

他飞快地站起来，惊愕地发现对方是一位非常清秀美丽的女生，她羞红了脸，低下头轻声说了声：“不好意思。”扶起车轻盈地走了。

他望着她婀娜的背影，恍恍惚惚，不知刚才的事是真还是梦幻，因为一切太飞速了，快得一抹而过不留痕迹，让他的思维都有些跟不上了。

他连忙环视左右，想从周围的人的眼睛里证实这一切。可是，只见所有的人都在冲着崔云笑，甚至谁也没有见证或留意他的“艳遇”。

校门口有些低年级学生在值勤，他们目睹了崔云的“豪举”，正毫无顾忌地大笑着。

崔云越发感觉自己不太儒雅，尽失了少东风范，简直沦为一只耍把戏的猴子了。他恼羞成怒地从树上下来，打算教训这群不敬学长的小萝卜头一番，但却感到腿上一阵奇痛，蓦地一看发现原是“拥抱”大树时接受了其“爱抚”，膝盖上擦破了一大块皮，向来有晕血症的他顿时跌坐在地。

这一戏剧性场面又引得那值勤的小弟小妹和将进校的学生们大呼小叫，围成一团。

崔云的感觉坏透了，好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隔夜洗脚水，但这时刚骑车进校门的艾美却玉树临风地走了过来。她弯下腰取出湿纸巾替崔云将伤口四周擦净，又抽出一张纸巾交与崔云，让他按住伤口。一些学生陆续钻进小圈来看，把他们俩团团围住，并开始交头接耳，什么“艾美”、“崔少东”之类的声音时不时就在空气中溜达一番。

“我靠，不会刹车的啊。”艾美不经意间露出了她的口头禅（还好声音不太响，不然大家听见这么一位温文尔雅的美女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是会很汗颜的——有些心脏机能不太健全的，最好事先去买一份保险，免得到时受刺激……），“这里可不是护理课观摩啊！”不过崔云听到艾美的话后倒没什么，其实受伤后有这么一位体态轻盈容颜秀美的女孩翩然而至为自己疗伤已是人生一大快事了，至于这种话嘛，只不过是领略到美女的另一面而已（窃喜！）；何况艾美替他护理时，绾束头发的蓝色丝带松开了，浓黑的头发披散开来，有几缕垂了下来，正轻轻拂着他的颈窝呢，虽说有点儿痒，但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崔云顿时感到自己如水蒸气般轻巧地升上了天呢……

第二章

康素沁对这天的相撞真是措手不及，心想当时脸也许快红得像西红柿了吧。其实，自己一向很有淑女端庄风范的，怎么见到崔云上树就……竟又偏偏撞上了校草王雁之，还……想想今天早晨就是怪，一早起床，她打开窗，就从窗外舞进一根可爱的小羽毛——按桑实学校女生们流行的说法，谁捡到飞来的鸽子羽毛就会比别人多一倍的好运呢。

可这根应当载着幸运的羽毛，却给她带来了这些：她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特别是还和一个男生摔成一堆，搞得脸对脸、额抵额的，真是

令人羞惭的回忆。

她回到教室后没心情去向“左邻右舍”展示这根羽毛，只是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对着厚厚的封皮暗暗发怔，过一会儿又打开本子，望着羽毛心中默想：“你到底还会给我带来什么呢？”

这时只听见众女生爆发出一阵欢叫，原来是“蛋挞女王”彭晓燕手擎一大盒蛋挞光荣登场，大家纷纷上前索要自己预订的口味。彭晓燕边将木瓜味和特级奶油味递给密友熊晓科和司徒纯纯，边鬼鬼祟祟地说：

“你们知道吗，今天校门口发生了几百年也遇不到的事儿……”康素沁听见这话，心不由抽紧了，连平日最爱的柠檬味蛋挞也无心品尝了。

“据说今天邻班的崔云少东摔倒在地，然后我们艾美就不知从哪儿‘刷’地现身了，‘唝’地抽出纸巾，替他包扎哎……很浪漫吧！”

“好灵啊，真的像言情书上写的一样。”感情丰富的司徒纯纯激动地说，还闭上了眼，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骤然，从角落中传出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原来是副班长单子：“那有什么灵的——艾美一直说她长大了要做医生嘛，看见人受伤了去包扎也很正常的。”“哎呀，你别插嘴。”彭晓燕不耐烦地甩甩发辫说，“真正浪漫的场景还在后面呢——听我一个相熟的小弟弟说，艾美给崔云包扎时，束发的丝带松脱了。后来艾美走了，崔云就把这根丝带缠在自己的手腕上呢！”

“好灵啊！”众女生——除了单子和康素沁都兴奋地嚷道；而她们两人呢，一个耸耸肩，不屑地轻哼一声，又缩回自己的角落里；另一个则背对着大家趴在窗口，呆呆地望着在操场边踱步的白鸽。幸好同伴们不知道自己那尴尬的遭遇，不然要被大家笑话死了；还好当时崔云和艾美在，没人注意……康素沁没精打采地扶着窗框，心中浮想着。而熊晓

科注意到了好友的惆怅，从包中取出《星座纸莎草》，提议大家做心理测试。

“好的好的！”司徒纯纯兴奋地大叫——她是个很信服所谓“宿命”的女孩子，因而也就最喜欢做心理测试题；每次做题时她总是精心地选题，做完后又总是满脸羞红地不住说“准的准的”。最近嘛，她似乎更喜欢做心理测试题了，谁让她与“回族大帅哥”兼“短信王子”白煜杰fall in love了呢。现在她就不停地催促熊晓科开始心理测试。

“好，下面我报一些物品的名称，你们告诉我这些物品在你们心中代表哪些人。听好了——红玫瑰、蓝玫瑰、音响、海啸、口袋、皮手套、枫叶、流星、扑克……”熊晓科大声朗读着测试题，她瞥见康素沁也是饶有兴味，心中便很宽慰了。

彭晓燕思考了一会儿，选了熊晓科作为蓝玫瑰，男生罗冒做枫叶（“我就是感觉他像嘛”）；司徒纯纯韵味地笑着说白煜杰是口袋；单子也兴奋地加入了，她选自己为皮手套，选班长尤嘉为音响。这时尤嘉恰好进了教室，他听见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就好奇地挤过来探个究竟，在问明题目后，他笑着选了康素沁作为红玫瑰，熊晓科作为海啸，还选了单子作扑克（“谁叫她刚才也选我呢”）。

“呵，只有流星没人选。”熊晓科蓦地发现康素沁还未作选择，便推推她说，“‘小心’你还没选呢——你选谁做流星？”

“流星？”康素沁脑海中忽地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会是他吗？她不禁问自己，她觉得他眼中的光芒的确有些像流星，但又难以确定，她摇摇头，说自己选不出。

“这样啊……那么等有人选出来了，我再说‘流星’代表什么吧，反正‘蓝玫瑰’是知己，‘音响’是使你烦心的人，‘海啸’是超人，

被磕疼的心

‘口袋’是你珍惜的人，‘皮手套’是疼你的人，‘枫叶’是生命的过客，‘扑克’是神秘的人……”听到心理测试的大揭秘，大家笑作一团（尤其是尤嘉和单子啦），只有司徒纯纯依旧红着脸不停地说“准的”，大家就又转而笑她了。

尤嘉趁大家乱笑一气时偷偷地问熊晓科道：“熊姐，‘红玫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时英文教师黄邈进来上课了，熊晓科看看尤嘉，又看看康素沁，狡黠地笑着说：“这个嘛，我等会儿单独告诉老大你……”

黄邈大步流星地迈上讲台，把厚厚一沓考卷往桌上啪地一敲，理了理他BOSS衬衫的领口，略带轻蔑的口吻说：“考卷我已经全部改好了，这次你们班考得……”突然间黄邈见罗冒对康素沁耳语，白白脸上的青筋顿时根根暴起，怒吼道，“罗冒你干什么！你看你考几分，还讲话！你打算进什么大学啊，上大还是水产！”大家都转过身去望着罗冒，罗冒看见了各种表情，有同情、有嘲笑、有轻视——这种罗冒最恨的神情来自熊晓科。罗冒能容忍老师的发泄般的激愤，却会给一个优秀女孩的轻视冲破防线，他平生第一次有了一种冲动，站起来冲着黄邈大叫：“我只不过没带英语问卷，问人家借一下，关你什么事！”康素沁抬起头，吃惊地望着罗冒，又拉他坐下。但罗冒却纹丝不动，顽强地与黄邈对视着，他已经什么也感受不到了，胸中只有恶意在翻腾。黄邈会揪着我的耳朵把我赶出教室吧，就像上学期那样。罗冒想着，但心中却很平静。

“阿罗好帅！”包围忘情地拍手大呼。黄邈冷冷地扫了一眼包围：“不要以为你考得不错就能忘乎所以，这儿是学校，不是马戏团。”

包围挨了批评，有些不快，但听说自己考得不错，又蛮爽的，就像